

影视谍战小说
《谍上谍》



谍上谍

Die Spy Die

墨微 著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谍上谍

墨微 著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谍上谍/墨微著. - 贵阳:贵州人民出版社,2009.11

ISBN 978 - 7 - 221 - 08760 - 7

I. 谍… II. 墨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97764 号

谍上谍

作 者 墨 微

策划编辑 耿 芸

责任编辑 杜培斌 朱 江

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

印 刷 河北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16

字 数 282 千字

印 张 22

定 价 29.80 元

第一章

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 30 年代的某个大都市。张辉增本是习武之人，后因生计所迫当兵。他勇敢、威猛，颇得重用。杂牌军司令熊则喜因欣赏张辉增的才干而任命其为警察局长。可恼的是军统为控制各杂牌军，派人专门监视他们，还肆意搜刮百姓，这让杂牌军将士很是不满。张辉增的大女儿为出胸中这口恶气，深夜带人潜入了中央特派员王庭贺的住所，对他戏弄了一番。不想由此生出许多是非。故事，从这里开始了……

职业杀手范铁锁在舞厅里面寻找着自己钟情的舞女贝贝，但就是找不到。

一个酷似贝贝的舞女在和国民党特派员王庭贺跳舞。

范铁锁狠狠地推开了王庭贺：“你这老乌龟，竟然敢抱老子的女人。”

王庭贺看着范铁锁，有些恼怒：“什么？你是谁啊？找死啊。”

范铁锁狠狠地给了王庭贺一拳。

王庭贺的眼镜被打掉，趴在地上找眼镜。

舞女喊叫着：“你干什么？还让不让我们活了？”

范铁锁惊讶地看着那个舞女：“啊，你不是贝贝？”

舞女说：“贝贝好几天没来了。”

范铁锁眼睛在舞厅逡摸着：“为什么？”

舞女面无表情地说：“被人顶了，饭碗没了。”

范铁锁惊骇地愣了一下，然后急匆匆跑走。

王庭贺找到了眼镜，喊叫着：“给我戒严——抓住这个无耻之徒——快啊，抓住这个无耻之徒……”

王庭贺又掏出哨子吹起来。

舞女和舞客们落荒而逃。

很快，大批的军警宪特包围了舞厅。

范铁锁从舞厅后面逃走，冷笑着，心想：无耻之徒？哼，不知道谁才是无耻之徒，老乌龟，没打死你，算便宜你了。

范铁锁急匆匆地来到贝贝家，一间破旧低矮的房屋，他迫不及待地推开门。

贝贝已经吊死在房梁上，尸体还摇晃着。

范铁锁把贝贝放下来，哭泣着抱起，亲吻着她：“贝贝，贝贝啊……你不该死啊，不该死啊……”

范铁锁疯子似的在房间里寻找着贝贝自杀的原因。

范铁锁边寻找边哭泣：“贝贝，你为什么这样？贝贝，你为什么这样啊？你还有卧病在床的母亲，你还有等待你养活的弟妹啊，你为什么这么想不开，就这么死了啊？你怎么这么狠心啊，当初，我就劝你离开舞厅，可是，你说那里还有一碗饭吃，你啊，为什么这么固执啊……”

范铁锁把贝贝拉到了郊外美人谷。

那是几座高耸入云的大山之间的大峡谷。此时，已是凌晨了，迷雾笼罩，混沌一片。

猫头鹰叫唤着。

偶尔也有其他野兽在嚎叫。

范铁锁抱着贝贝的尸体，在美人谷艰难地走着。

这里荆棘遍地，杂草丛生，树木参天。

范铁锁将贝贝的尸体埋葬在了美人谷。

范铁锁给贝贝的坟填上土跪下：“贝贝，贝贝，贝贝……你怎么就离开了我……你怎么舍得……”

范铁锁四顾茫然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依靠，借不到钱，他只有用草席把贝贝裹起来，埋在这个美人谷了，他没有钱买棺材，他手里只有一把匕首。

范铁锁嚎啕大哭起来：“我一定为你报仇，杀死那些嫉妒你顶替你的舞女们……我还要让她们来给你赔罪……贝贝，我范铁锁一定说到做到！”

2

军统站长王庭贺推开了警察局长张辉增的门。

张辉增看了王庭贺一眼，厌恶的神情溢于言表：“王特派员啊，什么事情，这么晚了还亲自登门？”

王庭贺实在看不上这个杂牌军出身的警察局长：“张辉增，你这警察局长实在当得不称职啊。”

张辉增不敢惹这个中央特派员：“哦？出什么事情了？”

王庭贺哼了一声：“一个小瘪三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打我。”

张辉增知道，王庭贺其实是军统局的站长，肯定伤人不少，于是开怀大笑：“哈哈……”

王庭贺质问道：“我挨打，你就这么高兴吗？”

张辉增讥笑似的说：“你？一个少将特派员，竟然被一个小瘪三殴打？哈哈……你也太废物了吧？哈哈……你的能耐呢？你的权威呢？”

王庭贺喊叫着，脖子上青筋暴露：“你……告诉你，你这警察局长当不长了，我会向你的上司如实报告。”

张辉增极力克制着自己：“我是熊则喜将军的部下，你可以去找他。”

王庭贺跺着脚喊道：“好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”

王庭贺气哼哼地走了。

侦缉科科长叶飞走进来，贴近张辉增耳朵：“局座，让部下狠狠地教训教训这个小人。”

张辉增拉住叶飞：“别，你难道不知道他除了特派员的身份，还是军统的人吗？”

叶飞点了点头。

张辉增特意嘱咐叶飞说：“别让弟兄们惹他，咱们现在还惹不起呢。”

叶飞答应着：“是。”

窗外，露出一个美丽的脸颊，是张辉增的女儿张媛。张媛虽是女孩子，却英气逼人，眉毛如剑般斜插入鬓，眼睛不是很大，但却炯炯有神，嘴角刚毅，她咬了咬下唇，忽地消失了。

张媛早就想教训这个欺人太甚的军统站长了。她叫来自己习武

的几个师兄弟，穿上黑色夜行衣，深夜就奔向了王庭贺的住所。她们飞檐走壁，到了王庭贺住所的房顶。

张媛和几个兄弟在房顶观察着下面的动静。

他们倒挂在房上，看见王庭贺正和几个妓女在一起厮混。

她知道，这个王庭贺就是个酒色之徒，每天都泡在美女和烟酒中，所以，也就不停地搜刮这个城市的杂牌军，父亲张辉增和其他几个将军都对王庭贺恨之入骨，但碍于他是中央特派员，大家都懂得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，一忍再忍。然而，她张媛却不是这种被人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咽的人，她要给父亲和杂牌军的弟兄们出一口恶气。

蒙面的张媛和几个兄弟踢开窗户跳进来，夺走了王庭贺的手枪。

王庭贺醉醺醺地看着他们：“你好大胆子，不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
张媛给了王庭贺一拳：“你还知道你是谁？”

王庭贺好像清醒了似的，揉了揉眼睛：“你是谁？”

张媛又是一拳：“我是来教训你的。”

王庭贺酒醒了大半，拔手枪，才知道，手枪已经被张媛抢走了，又拔出短剑摇晃着身体奔向了张媛。

张媛和王庭贺打起来。

王庭贺的短剑直接刺向张媛的喉部。

张媛武功似乎比王庭贺高出许多，辗转腾挪，躲闪着王庭贺的短剑。

王庭贺不知天高地厚地追逐着张媛。

张媛短剑出手，将王庭贺的衣服挑出一个口子。

王庭贺这回真的清醒了，恼羞成怒，喊叫着：“来人啊——有刺客，快，将这个刺客给我拿下！”

妓女尖声叫喊着奔跑而出。

张媛讥讽道：“好啊，我就盼望你们这些军统全都来报到呢，好让我见识见识你们的本领。”

其他房间的几个军统特务全都来到王庭贺的房间。

王庭贺指着张媛说：“快，快将这个刺客给我拿下……”

几个军统蜂拥而上，拿着手枪直接对向了张媛。

张媛一下掐住王庭贺的脖子，把他当作人质：“来啊，先杀了你们的特派员。”

特务们谁也不敢动手。

张媛狠狠地用枪把儿打碎了王庭贺的眼镜。

玻璃碎片扎进了王庭贺的眼睛。

王庭贺捂住自己的脸嚎叫着：“哎呀……疼死我了……哎呀……”

几个军统特务全部鞠躬：“大爷，饶命啊，大爷，饶命啊……”

张媛哼了一声：“好吧，我警告你们，以后不许再跟踪陷害别人。”

军统特务们异口同声：“是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”

张媛和几个师兄弟嘿嘿地笑着，开心地跑出来。

军统特务将王庭贺眼睛中的玻璃碎片拔出。

王庭贺捂住满是鲜血的眼睛歇斯底里地嚎叫着。

小特务低声说：“王长官，这侠客能给咱留下一条性命，就是万幸了。”

王庭贺捂住眼睛喊着：“咱们是军统，谁敢跟咱们做对？肯定是张辉增的人。快，扶我去医院！我的眼要瞎了！”

4

侦缉科长叶飞急匆匆地走进办公室。

张媛的妹妹张婷从门后突然窜出，大喝一声：“嘿！”

叶飞惊骇地回头，把张婷摔倒在地。

张婷爬起来：“是我，叶科长，这就吓着你了？”

叶飞吃惊地说：“真调皮。张婷，你可不小了。”

张婷撅起嘴巴：“所以我要和你这个大侦探学习啊，我想当福尔摩斯，当然是中国的福尔摩斯了。”

叶飞笑起来。

张婷说话有些嗲声嗲气的：“你干吗要笑啊？”

叶飞说：“你的声音真有意思。”

张婷贴近叶飞：“你可别取笑我啊，我知道，你是大知识分子。”

叶飞问：“怎么？你不也是学生吗？”

张婷还是一副学生模样：“我可不敢跟你比，你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，我啊，什么都不如你，就一个调皮捣蛋的坏学生。”

叶飞谦虚地说：“你可千万别这么说，我可不敢当……”

张辉增的手下好歹也有几万弟兄，唯一让张婷看着顺眼的就是叶飞了。叶飞不像那些粗鲁的军人邋里邋遢的，不但文质彬彬，而且整洁、干净，说起话来，总是文绉绉的，在国外留过学，是个大知识分子。

张婷纠缠着叶飞：“不行，你不收下我当徒弟，我就不走。”

叶飞说：“不行，我不敢。”

张婷不明白叶飞话里面的含义：“为什么不敢？”

叶飞说：“我叶飞何德何能敢收警察局长的千金当徒弟？你要是出了什么危险，我这脑袋还要吗？”

张婷保证说：“哎呀，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保证不出危险。”

叶飞劝慰道：“小丫头，你啊，不知道我们当侦探的危险和辛苦，上次，我们调查一个车祸，差点被青红帮的人打死。”

张婷不但没有害怕，反而兴奋地说：“哇，我就喜欢这样的刺激和冒险。”

叶飞还是摇头。

张婷伸出手，拦住叶飞的去路：“告诉你，如果不答应，你就别想出门。”

叶飞看着这个稚气未脱的小女孩：“不出门？有案子了，你去破案？”

张婷忽然拿出手枪：“当然了，本姑娘智勇双全，帮你们破案子算什么啊？”

叶飞知道，这肯定是张婷从她父亲那里偷来的手枪：“你呀，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你知道那些作案的，可都是有些靠山的。”

张婷玩弄着手枪好像早已轻车熟路，打开枪机：“本姑娘就是要破

这样的大案要案。”

叶飞知道,张婷和她姐姐一样,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孩子,她父亲没有儿子,就希望两个女儿能像男孩子一样,顶天立地。她们平时总是英姿飒爽,和那些温文尔雅又胆小怕事的女孩子比起来,更显得独树一帜,鹤立鸡群。

张婷早就喜欢上了叶飞这个年轻潇洒的小伙子了,只是没有主动向他表达,但她有自己的主见,那就是绝对不像其他女孩子那样被媒人介绍来介绍去的,她希望通过自己的魅力吸引男人,想来想去,她决定向叶飞学习侦探技术,成为警察局的女侦探。

张婷假意走了出来,转眼,又蒙面拿着手枪跑了进去。但是,这次却变成了蒙面大盗。

张婷忽然把手枪对准叶飞:“举起手来,缴枪不杀。”

叶飞开玩笑似的举起双手:“你啊,听这声音,看你那纤细的手指,就知道,不是蒙面大盗。”

张婷摘下道具:“答应了吧,我的大侦探!”

叶飞乞求似的说道:“哎呀,我的大小姐,怎么还没回家?下学不回家,你父亲可会骂你的。”

张婷:“除非你答应我,来你的侦缉科当侦探,要不,我就不许你回家。”

叶飞:“好吧,不回家就不回家。”

张婷小心翼翼地问:“那,你老婆不会骂你啊?”

叶飞笑起来:“哪里有人肯做我的老婆啊?穷小子一个。”

张婷有些高兴:“你真的没有老婆啊?”

叶飞好像很害羞似的,脸颊红红的,这很让张婷喜欢,她最厌恶那些不要脸的男人,虽然自己有时候很不拿脸面当回事,但是她却欣赏那些动不动就红脸的男人。

张婷低声问:“那你为什么不追求一个呢?”

叶飞也低声说:“不会追女孩子啊。”

张婷说:“我教你,真笨。”

叶飞笑起来：“啊？你教我啊？”

张婷叉着腰说：“是啊，告诉你，想让女孩子高兴啊，第一，就必须顺从女孩子，不能大男子主义。明白吗？”

叶飞没有说话，依然是脸颊红红的。

张婷又教导叶飞说：“另外呢，就是处处为女孩子着想，处处呵护女孩子，明白吗？”

叶飞只好点头。

张婷说：“还有啊，就是处处自己吃亏，让女孩子占便宜，明白吗？”

叶飞还是不说好，只是看着这个单纯的女孩子。

张婷也被叶飞看得脸颊发热：“当然，我这样说的目的呢，不是我想占你什么便宜。”

叶飞想笑却不敢笑。

张婷：“好，我现在就让你实习一下。”

叶飞问：“实习？怎么实习？”

张婷说：“试验一下，女孩子喜欢掐人，因为她们动拳头肯定打不过你们男人，所以，女孩子如果掐你们呢，你们必须咬牙忍耐。”

张婷狠狠地掐着叶飞的胳膊。

叶飞喊道：“哎呀，疼死我了。”

张婷嘻嘻笑着：“看看，这就露馅了，这么不肯迁就女孩子。”

叶飞问道：“可是，平白无故的，你为什么掐人啊？”

张婷还是嘻笑着说：“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，女孩子就是喜欢掐人。”

叶飞：“怎么……这是为什么啊？”

张婷笑起来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反正，女孩子大都这样。”

叶飞说：“不对吧，我过去认识的女孩子，都没这个毛病，也没见着男人就掐啊？”

张婷担心地问道：“啊？你都认识哪个女孩子啊？叫什么？是哪个大学的学生？还是哪家的闺秀？”

叶飞只好否认：“哎呀，都不是。”

张婷追问着：“不肯说，是不是？”

叶飞说：“说什么啊？我自己都记不清名字呢。”

张婷瞪大眼睛说：“啊？陌生人啊？大街上的陌生人？”

张婷见自己说不动叶飞，就推门走进父亲的办公室：“父亲，我要当侦探。”

张辉增很喜欢这两个女儿，自己的两个女儿都像男孩子那样勇敢、大胆，“哎呀，侦探那都是男孩子干的事情。”

张婷央求父亲道：“我喜欢嘛，再说了，有叶飞保护我呢。”

张辉增看着女儿，笑起来：“叶飞……好吧，父亲明白你的意思。”

张婷解释着：“我就是想当侦探，没有别的意思啊。”

张辉增笑声更大了：“好，好，没有别的意思。”

张婷问：“父亲，你不是说女孩要像男孩一样吗？我想一样了，你又反对。”

张辉增只好点头：“好，不反对。”

张婷兴奋地跑进叶飞的办公室：“告诉你，我爸答应了，叶飞。”

叶飞说：“你可应该叫我叔叔。”

张婷坚持叫叶飞名字：“胡说，你和我是同辈。”

叶飞只好屈从这个稚气未脱的小女孩：“好吧，叶飞就叶飞。”

张婷说：“我爸可是答应我当侦探了，我就拜你为师，你可要教我，千万别保留，知道吗？”

叶飞只好点头。其实他心里很喜欢这个女孩子，虽然自己文质彬彬的，但是，他不喜欢那种林黛玉似的女孩，他喜欢张媛、张婷这样英气逼人的女孩。

5

张媛回家后，并没向父亲说起自己教训王庭贺的事情，第二天又去精武堂习武去了。她和妹妹张婷早就向精武堂的高汉师父学习武术了，只是妹妹张婷没能坚持下去，鬼使神差的迷上了福尔摩斯小说，每天看，还吵着闹着要当什么侦探。而张媛则希望自己成为像父亲那

样的武功高超又侠肝义胆的人,虽然自己是女儿身,但她希望通过练功弥补自己的不足,帮助父亲实现为民除害,行侠仗义的理想和抱负,她知道,父亲没有儿子,一直把她们姐妹俩当作儿子看待,她也希望自己能像男孩那样,成为像父亲一样声名显赫的英雄。

此时,精武堂拳师高汉正带领弟子们习武。

张媛走进精武堂跟随着习武。

小伙子们的眼珠都转向了美丽的张媛。

高汉提醒大家道:“注意眼神……”

大家笑起来。

高汉问:“笑什么啊?”

大家越发笑起来。

张媛也跟着笑。

高汉无可奈何地说:“张媛小姐,我的弟子没见过世面,你可千万别笑话他们啊。”是啊,谁让这精武堂没有女弟子呢?谁让这张媛长得那么好看呢?

张媛面带微笑:“他们可都是我的师兄弟啊,我怎么会笑话他们呢?”

高汉问:“张媛啊,你这独来独往的,每天都来,局长他同意吗?”

张媛大声回答:“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主,为什么还要别人同意?”

大家为张媛鼓掌。是啊,要是女孩子都能像张媛这样,她们还能受人欺负?

高汉挥了挥手:“别起哄。”

武林弟子都敬佩巾帼英雄、女中豪杰的梁红玉、穆桂英。他们就敬佩张媛这性格,看那些大家闺秀,各个都是风吹杨柳一般柔弱,要不,人家外国人怎么瞧不起我们中国人呢,他们真盼望姐妹们都像男人们一样强壮。

高汉骂着弟子们:“嘿,你们这些坏小子,就盼望女孩子都来这里,和你们一起学武功呢,对不对?”

弟子们异口同声道：“对啊。”

高汉说：“那……我也赞成，可是，没有女孩子们来啊。”

大家都笑起来。

张媛问：“高汉师傅真的欢迎女孩子们来学武功？”

高汉说：“当然了，强身健体，保卫国家，我为什么不欢迎呢？”

张媛说：“那明天我就动员我那些女同学来这里报名。”

师兄弟们热烈鼓掌。

高汉指着弟子们骂着：“好了，你们这些嘎小子，别打坏主意，女孩子们来了，也和你们分开练功。”

弟子们有些失望：“为什么啊？”

高汉说：“你们已经练了好几年了，人家女孩子们还没入门呢！”

弟子们说：“那，我们可以教她们啊？”

高汉骂着：“呸，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，你们自己还没出师呢，就想当师傅？”

6

城防司令文华庆已经成了植物人，躺在床铺上，依然昏迷着。自从陶美进这个家后不久，他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，开始是迷迷糊糊的，后来就无法下地，卧病在床，以至现在这样昏迷不醒了。吃了无数的药，可文华庆一直不见好转，只有呼吸，却从未醒过，就像睡着了一样。

年轻美丽的陶美站在床前，看着自己年迈的丈夫，一脸的无奈。

文华庆的家庭医生侯明非走了进来，陶醉地、痴迷地看着陶美的背部。

忽然，侯明非从后面搂抱住陶美。

陶美急忙推开他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侯明非喃喃道：“我想你。”

陶美急忙走到门前，打开门，向门外看了一眼，然后，走进房间，将房门关好。

侯明非将陶美的衣服慢慢剥下，两个人躺到沙发上。

陶美看了一眼床上的丈夫。

侯明非看着文华庆那张蜡黄色的胖脸说：“放心，他永远醒不过来了。”

陶美却激动地说：“不，我不能让他死。”

侯明非有些不能理解陶美的心情，是啊，陶美进入文华庆的家时就说过，她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比她大将近40岁的老头子，她只是为了钱才答应嫁给文华庆的。可是，她并不希望文华庆早早离开人世，她还时不时地提醒西医侯明非给文华庆输液，把进口的葡萄糖输进他的体内，那可是花费了不少金钱啊。

陶美低声说：“遗嘱还没有写。”

侯明非也是声音极低：“他永远不会写了。”

陶美坐在了文华庆的身边：“我需要他的遗嘱。”

侯明非好像什么都能办到似的，笑着说：“这个好办。”

陶美看着侯明非：“怎么？你能骗得过律师？”

侯明非嘿嘿地笑起来，他实在无法抗拒这个本城第一美女的魅力：“这年头，有钱什么都好办。可是……”

陶美却很冷静：“我知道，你要回报，我人都是你的了，你还想要什么？”

侯明非忽然抱住陶美，在陶美身上用着力气：“我什么都要……”

陶美将侯明非推下：“你这贪婪的东西。”

侯明非和陶美依然偎依在一起。

陶美起来，穿上衣服。

侯明非走到文华庆的床前，观察着他。

陶美脸上露出担忧的神情：“老头子真的再也活不过来了吗？”

侯明非说：“放心吧。”

此时，佣人正从墙壁上的小孔偷偷看着他们。

侯明非和陶美再次亲吻起来。

佣人拿起电话拨号。

文华庆儿子文程家的电话铃声响起。

文程的情人日本人川口云造拿起电话。她在文程面前是中国人，名字叫梅婉。她放下电话，转向文程：“文程，那边来电话了，说陶美起身了。”

文程点了点头：“好，今晚就让她死。”

川口云造摸着自己的胸口说：“我有点儿害怕。”

文程抱住情人：“梅婉，别害怕，无毒不丈夫。”

川口云造看着文程：“可是，你暴露了怎么办？”

文程说：“暴露了，拿钱解决问题啊。”

川口云造抱紧文程：“你可千万别进监狱啊。”

文程冷笑起来：“笑话，这年头有几个富人进监狱的？监狱是给穷人开的。”

川口云造点了点头：“也是。”她闭上眼睛，担心文程看穿她的心，如今这一切，都按照她的预想向前推进着。

在文华庆家，陶美正穿衣服。

侯明非提醒陶美说：“现在，其实你不必再演出了，你已经是文华庆的太太了，他的亿万资产都是你的，何必还上台让人观赏呢？”

陶美斜睨了侯明非一眼：“你这个醋坛子，我知道，你就怕人看我的大腿，是不是？”

陶美是本市第一舞女，能歌善舞，西班牙舞、探戈、狐步样样精通，把达官显贵们迷得神魂颠倒。自从和文华庆结婚，陶美就很少去舞厅了，但是她似乎有些寂寞，没有了霓虹灯的照射，没有了男人嬉皮笑脸的讨好，没有了记者们的追逐，她似乎感觉有些寂寞难耐。

侯明非再次抱住陶美：“你知道我对你的感情。”

陶美推开了侯明非：“我是文华庆的太太，可不是你侯明非的太太，忌妒也应该是文华庆的事，而不应该不是你侯明非的事。”

侯明非还是死皮赖脸地纠缠着陶美：“早晚，你是我侯明非的太太。”

陶美解释说：“好吧，告诉你，我上台不是为了钱。”